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臣蕭

子顯

撰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
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
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

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

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靈璵世祖第二十二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暉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

三〇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革林鳳莊
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為神鳥而改
鸞鳥為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瘖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
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為員外郎
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
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
年除駙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

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
除竝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遙光
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為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
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南徐
州遙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給通幟車鼓吹遙光好吏事稱為分明
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
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

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
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
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
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
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
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既輔
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柘兄弟謀自樹立弟遙
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
府號令使遙欣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

病死江柘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柘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
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徽出城外遙光弟
遙昌先平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
江柘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
喻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
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
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僮楚欲以討劉

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
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遙光令率
城內兵夜攻臺羣荻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反掌
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
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
不肯望臺內自有臺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
光曰逆從之數皎然有徵干紀亂常刑茲罔赦蕭
遙光宗室虫庸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
遇自昔恩加猶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

千乘之尊闡隍爽聞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
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
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
京畿自古巨壘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
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
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比相
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元清溪人橋太子左衛率
在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
徒二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

殺軍士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
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
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廕生從
南門出戰因奔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
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廕生兒其晚臺軍射火
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衾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比日重圍左右
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出等先入遙
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闥入於

暗中奔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
內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為異
臺軍入城焚燒屋宇日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為
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
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擲殺之
劉渢遁走還家園為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
人
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渢亦謹詔斂葬遙光
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以江陵公寶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

為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曠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
欣繼為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
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為持節督
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為督豫
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
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深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

所見本缺此

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
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間遙
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
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本官領刺史
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
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
書丞興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為持節督
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

嘉靖十年補刊

七

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
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
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
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遥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
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
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
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
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
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

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
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王廢立有其例不慶遠
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
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
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幽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
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
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
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
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

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外清階外典方
收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
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非實未之
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
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
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
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美
無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

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
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
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
亦不伐塢鄉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多雜果又
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
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
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
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
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

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
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何以
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
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
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造
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
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
曲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
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論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為祕書郎宋邵
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
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
領前軍將軍仍出為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
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
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
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
五年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
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為會稽太守常侍如

六三
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

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三百戶寶暉嗣為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為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為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實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暉為太常寶暉不自

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三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臣蕭

子顯

撰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肅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璿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

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
為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為
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
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
俸常充吾山次具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
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為安成王驃
騎諮議轉中郎又為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

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
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遷為司馬河
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
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荆州立學以秀之
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為黃
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
為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遷侍中
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
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

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書九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
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領師伯令僕貴要瓚之
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
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
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
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
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

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因心榮空爲後
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石不脩高世
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
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
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
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
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
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 荅書題又之以

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
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
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
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
孰若秦楚二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
其實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
之鄙無以貽離故薦貧者之贈丕潁川人豫章
王疑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
優教酬答尚書令主儉當世丕又與儉書曰足

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
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丕平
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
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
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
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
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
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
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侯之辭

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
 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
 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
 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為有司所奏贖論官至
 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吳波錄
 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
 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
 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

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
 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
 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
 成王冠軍豫章主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
 中出為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為建
 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
 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掌諱榜非古舊制
 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
 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說譚聿宣載伊篇

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蓋曰主依經以下詔朝堂
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
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鼎臣贊庸元吏
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
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
仁無二之貴為典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
巡宮而灑泣新野去終和喜見似而流涕感循
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禁嶽
邃動延車蓋若使鑿駕而隨四時臨閱豈不

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
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
也太常丞王儁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
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
文儁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

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
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
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
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與之或廢
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
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
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
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

所見宋本缺此景

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
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
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
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
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
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
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
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諡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

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字吉公主
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從帝車騎驃騎行參
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
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
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
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
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
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
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
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
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
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
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左長史高
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
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
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

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
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殺良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

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太祖表禁不著侈慧曉撰答詔草為太祖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暉

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瑄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
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
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
王疑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
參軍安陸侯緬為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
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
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
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
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
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
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
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
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
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輒止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可輕人生何容立
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
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
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
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
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
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若單景雋以事詢問
慧曉謂景雋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
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

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輔國將
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
州事入為王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
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
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
允清直永明六年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
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

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
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
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
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戎前檢稅無妨戎
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
事宜可訪祭即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
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
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
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

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
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
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竝蒙停寢
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具興頻歲失稔今茲尤
饑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賀粒還拯親累
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
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

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誥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徃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

於民力之外用入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貧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貧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關百端翰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瞽事施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

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弄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具事不存符曰旣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以千變萬源聞者忽不

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在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洩事方未已其丈夫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關乃囊裏漏不出貯中庶

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盡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堵亡事在可循餘弊誠宜改張公元懿今啓敢陳管見世

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充
二州事籤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
郎吏部郎永元中為豫章內史吳興志今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
思詒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
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
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為湘東內史除
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
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

開降而益州士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
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
帥馬興懷以降還為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
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
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
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為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
惠基善隸書及弈基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
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為休範妃太祖謂之曰
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為

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
了不自疑出為豫章太守還為吏部郎遷長兼
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
天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
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
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
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為征虜將軍衛尉惠
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為征虜將軍
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
還為都官尚書轉掌事吏部永明三年以疾徙
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
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
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
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
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慕人
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
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
慕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

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竝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詒先
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
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老系朝廷稱為善士
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

末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
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諸卿惠休吾先使卿宣刺
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
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部吾欲分受之也
十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為徐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
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脩
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荅曰獫狁孔熾
我是用爭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

丘校尉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欲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矣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亦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亭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己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自亮斯正而君子惠其惠和時之選士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南齊卷四十七

王融

謝朓

臣蕭

子顯

撰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
 高竝台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云父亡祖司徒司
 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
 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
 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拔行參軍坐公事

免音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
 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
 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
 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
 劔紫複趨步丹輝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
 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
 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
 擗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效以酬陛

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
 唯所施用夫君道舍私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
 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竊喜前脩敢蹈輕節以
 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
 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
 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
 甚竒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遠丹
 陽丞中書郎虜使遣來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
 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

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
逋竄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
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馬之馴心
同鷹虎之反目設橐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
竊開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
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
賚况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請
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表胡餘噍或能自
推一令蔓草難鋤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

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割窘則多
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石土庶
雖淪懾殊俗至於婚媿之晨猶巾櫛為禮而禁
令苛刻動加誅轅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即
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
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
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
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
寔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

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
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
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
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
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
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
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
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蚘久在著作李元和
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
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
欲遵尚直勤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氍騎
爲帷牀馳射爲糒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
衽則風飄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纓節其揖
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踈躡
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
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涕脣於桑墟別醜乳於
冀俗聽韶雅如龍驥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
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

深懷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
 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下莊之勢
 必也且棘寤具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民以
 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朝臣
 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贏
 於理有恆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浹救施行
 世祖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
 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
 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

曰臣聞情愴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
 斯彰壯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
 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
 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
 若夫其肩膊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
 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聖
 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
 盡聖認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
 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
而識用昏霾經術踈淺將適且軸豈蕪與薇皇
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於一物之失
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
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
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鈔駑樂陳治壻竊習
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
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

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未有附枝輪無異轍東觀
獻舞南籥傳歌羌棘踰山秦屋越海舌象翫委
體之勤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
創金城於西守而春蠶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
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玷之儒衣又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
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越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
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眞皇王之兵

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爨先邁式道中原澄
澗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務係單于之頸屈左
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饗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
萬國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
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
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
其深言臣愚昧付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
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

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山遊幸輒觀視焉
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
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
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
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
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閭主客此製勝
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
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

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
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
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
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駒之牧不能復嗣
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
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
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於千里
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
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

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
鄧禹笑人行逢大舩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
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
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
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
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矣國士之眄同布素
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
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旦罷之晨優游

南齊書卷之八
肝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聘士卒之餘憤取函

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旣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

武翦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
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
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
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
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
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
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
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
扇誘荒僥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

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
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
融依源據荅融辭田囚寔頑蔽觸行多孤言但夙
恭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髮迄將立年州閭
鄉黨莫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豐咎過蒙大行
皇帝將不肖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
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
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
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今囚

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
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
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
亡叛不限僮楚狡筴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
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
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
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語辭
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
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監豈應訛毀因才分

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
里閭彰曝遠邇自道自省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
虞致貽謔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
輕重必有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
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
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
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
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
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具與太守父諱
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
王大尉行參軍度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倫衛
軍東門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
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
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
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
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
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

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歲辭子隆曰朓
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蹇之乘希沃若
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
以鳴悒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
葉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褻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
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
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
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

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蕃房寂寞舊草
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
滋永思德滋深唯侍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
未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在席
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
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
朏接北使朏自以口訥答讓不當不見許高宗
輔政以朏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
書詔誥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

以選復為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為晉安王鎮北
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
上甚善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
疑朏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
范暉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
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
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初不自
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讓記室
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

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出入情若大官
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加此謂都自非
疑眇又啓讓上優荅不許眇善草隸長五言詩
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
陵眇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柘
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眇曰
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眇

欲以爲肺腑眇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
答少日遙光以眇兼知衛尉事眇懼見引即以
柘等謀告左興盛與盛不敢發言柘聞以告遙
光遙光大怒乃稱敕見眇仍回車付廷尉與徐
孝嗣柘暄等連名啓誅眇曰謝眇資性險薄大
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
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
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間謗親賢
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

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
詔公等啓事如此眇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
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
縱諛仰窺術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
以爲已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
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
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
疑閒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消流纖孽作戒
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

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眇下
獄死時年三十六眇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眇
妻常懷刀欲報眇眇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
昭略謂眇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
刑于寡妻眇臨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
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
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

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
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
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
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
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
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袁彖

臣蕭

子顯

撰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
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
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顓書曰史
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

未闕顛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顛尸江中
不聽斂葬豕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尸四十
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
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粲外
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
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史豫州治中
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
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
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

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
之士排斥皇王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
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
頓略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
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
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
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
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
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

正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彖彖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彖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諡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

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
大夫以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
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
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
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
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
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
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

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
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
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
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
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
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
撰廷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
通入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
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

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
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側上仁滿
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
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
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
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二百七條
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
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適其違謬

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
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
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
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
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
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
曆日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
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
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

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
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
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
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
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敍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
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
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
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

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
乖其網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
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冤猶結於
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
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千和
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
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
勞吏暮齒獷猜濁氣忍并生靈昏心根態吞剥
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

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
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
元帝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
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
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
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
習胄子拔其精寃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外
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
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
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
枯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
衷惠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
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
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
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
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
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

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竒筭
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
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可觀今
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
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
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鷓
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
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蟲
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
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
益上國而蟻聚蠶積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
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
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
厚禮寒山無霜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賈負
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
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
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

里長驅瀚海飲馬籠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
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
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
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
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
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
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
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
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延連

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
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
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
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
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
歲蟻壞癘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
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
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

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
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
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
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
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
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
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
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

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鬼斷糧道以折其膽多
設疑兵使精悉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
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
虜頑而愛音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
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
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慙
勲臣之言和亦慊闕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
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
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

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
珪風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
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黯黯弟胤
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
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
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輦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
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
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
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
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
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言有文義
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
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
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

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
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
論謂宮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
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
何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
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
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
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
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顥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顥辭致綺捷繪之
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
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
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
須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
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
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
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
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

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為鎮軍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為驃騎以繪為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鹿糲服闋為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穆搃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

善博射未嘗跨馬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穆搃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

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
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
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弟瑱字士温好
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惠遠善書罵
瑱善畫婦人世並為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
先故宰世之堤防禦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
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
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

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章之事政非一途
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
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
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
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
聲察色莫用衿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
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
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僞蓋由網密憲
煩文理相背夫懲取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

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為利執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狗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
主章機悟立行砥名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九

臣蕭

子顯

撰

王奐

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彦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彦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

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王鎮西
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
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
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
時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
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
戚王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
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脩謹保無異志晏父
母在都請以為質世祖乃止出為吳興太守秩

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
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
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
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
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
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
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曰者戎燼之後夷毀
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
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

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免無學術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免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免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免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歎爾也王儉率上用免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免不能相推荅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免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免於釋氏實自尊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行此諸戍士卒多縊縵

送袴褶三千具令負分賦之十一年負輒殺寧
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
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
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
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
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令體傷捷蒼黥事梟
聞聽攝興祖門生劉侃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
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
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

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
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
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
取與即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錄奐仍令蠻領
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
拌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
死無恨又云奐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
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
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

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
大利與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
聞又云與治箸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
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於獄自
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
胛烏黥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
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
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嗟苦望下既蒙降旨欣
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救以十九日至與

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救使
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
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
敢亂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
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百人收與救鎮西司
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字彪素凶剽與
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與曰曹呂今來既不
見真救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與納之
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

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阿生鄭羽叩頭啓奐
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
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
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
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奐
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
奐奐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
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歡皆伏誅詔曰逆賊
王奐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
貽戾卿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
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
均勢故寧蠻長史劉沮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
奐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
察奐愚詐詔送典徂還都乃懼女媖謀殺露泣加
殺害欺罔旣彰中使辯數遂授兵登陴逆捍王
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
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
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

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
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
末祖元素坐淝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
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義有口才
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
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
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與爲
雍州啓叡爲府長史叡族父恒字昭度與叡同
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

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
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
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恒因愚習
情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
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佃女爲長
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
女竝長且與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淮可特不離
絕與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

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
 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
 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
 寧朔將軍欽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
 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為撫軍吏部尚書
 張佖選績為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佖曰此可
 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
 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
 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

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
 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
 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
 太守出為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
 輔國將軍大傅長史不拜仍為冠軍將軍豫章
 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
 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
 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
 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

納妃脩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
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沖出繼從
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
胤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
敢及沖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未為將
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雲軍
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除尚書駕
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大尉

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
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
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
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
官出為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
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為假節
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命曰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
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即

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晉壽太守王洪
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
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
故虜并兵攻司州除青右出軍分其兵勢沖遣
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立三
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
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
即立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淩溝虜救兵至緣
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為豫州上
慮寇未已徙沖為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
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為建安王
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
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輔國將
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
卒以沖為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為督南兖兖徐青冀

五州南兗州刺史史持節將軍如故並未拜崔慧
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劄還都以沖爲督郢司二
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
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
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
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
西師元嗣等徵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
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
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救僧寄留

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
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
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
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
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山城遣軍主
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
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
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
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已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

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二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侵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漬義師乘高艦攻之于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巖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

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以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胃華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爲悟旣晚辯見方賒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九

除青右疑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一

臣蕭

子顯

撰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

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
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
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衛
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
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錮邑天子置畿內之
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
移威施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
典神州部因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
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

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
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
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弟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
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
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
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荆州
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
三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
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中具嬪生巴陵隱王寶義
晉熙王寶出高素貢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
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
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
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
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
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
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
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
誅爲都督揚南徐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
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
營宮殿不暇脩葺寶義鎮西州二年進位司
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
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
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

南齊書傳五
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
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
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
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
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
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
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日南徐兗二
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

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
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
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
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
與相應殺司馬孔昶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天開
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佺之諮議柳橙分部軍
衆乘八柁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
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

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
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
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
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
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
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充
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
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

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
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鄴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
封建安郡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
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東昏即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
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
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二年爲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
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
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
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
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
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
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
寶寅入宮問之虛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
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

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
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
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
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寅
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
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
琅邪城永元元年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兖青
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

虞將軍領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
事平出為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
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
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
為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
以為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為中
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
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
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午戈欣受家難曾不
悟執柯所指跼萼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
長歸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一



